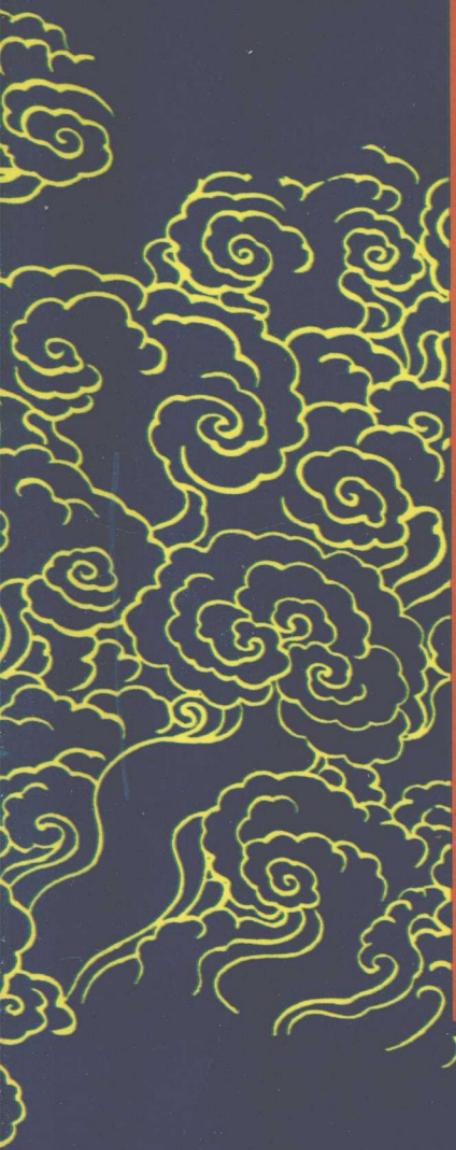


頻伽大藏經



所知者遠離者遠離是爲戲論觀八勝處九次



龍洲圖書出版社

所知者遠離者遠離是爲戲論觀陀羅尼門若當者無常是爲戲論觀陀羅尼門若當者無常是爲戲論觀三摩地門若我若無我是爲戲論觀三摩地門若淨是爲戲論觀陀羅尼門若淨者不淨是爲戲論觀三摩地門若無能解者不淨是爲戲論觀三摩地門若無能解者不淨是爲戲論觀三摩地門若無能解者不淨是爲戲論觀三摩地門若無能解者不淨是爲戲論觀三摩地門若當者無當是爲戲論觀無相無類解脫門是爲我無常是爲

無隨解脫

者告

者告

者告

者告

者告

者告

者告

頻伽大藏經第八十八冊目錄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

三卷 唐彥琮撰

八八·一

○佛祖統紀

五十四卷 宋志磐撰

八八·二六

- 第一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一(八八·三七) 第二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二(八八·四八) 第三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三(八八·五九) 第四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四(八八·九三) 第五卷 西土二十四祖紀二(八八·一〇三) 第六卷 東土九祖紀三之一(八八·一一七) 第七卷 東土九祖紀三之二(八八·一三三) 第八卷 興道下八祖紀四(八八·一三九) 第九卷 諸祖旁出世家五之一(八八·一四七) 第十卷 諸祖旁出世家五之二(八八·一五九) 第十一卷 諸師列傳六之一(八八·一七五) 第十二卷 諸師列傳六之二(八八·一八二) 第十三卷 諸師列傳六之三(八八·一八八) 第十四卷 諸師列傳六之四(八八·一九四) 第十五卷 諸師列傳六之五(八八·二〇二) 第十六卷 諸師列傳六之六(八八·二一三) 第十七卷 諸師列傳六之七(八八·二二一) 第十八卷 諸師列傳六之八(八八·二二六) 第十九卷 諸師列傳六之九(八八·二三一) 第二十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八八·二三二) 第二十一卷 諸師雜傳七(八八·二三二) 第二十二卷 未詳承嗣傳八(八八·二三八) 第二十三卷 歷代傳教表九(八八·二四三) 第二十四卷 佛祖世繫表十(八八·二五一) 第二十五卷 山家教典志十一(八八·二七二) 第二十六卷 志十二之一(八八·二八〇) 第二十七卷 净土立教志十二之二(八八·二九九) 第

二十八卷 净土立教志十二之三(八八·三一九) 第二十九卷 諸宗立教志十三(八八·三三四) 第三十卷 三世出興志十四(八八·三四七) 第三十一卷 世界名體志十五之一(八八·三五六) 第三十二卷 世界名體志十五之二(八八·三八一) 第三十三卷 法門光顯志十六(八八·四〇〇) 第三十四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一(八八·四一一) 第三十五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二(八八·四二〇) 第三十六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三(八八·四二七) 第三十七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四(八八·四四六) 第三十八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五(八八·四五六) 第三十九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六(八八·四六六) 第四十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七(八八·四八七) 第四十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八(八八·四九七) 第四十二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九(八八·五〇九) 第四十三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八八·五二五) 第四十四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一(八八·五三九) 第四十五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二(八八·五四七) 第四十六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三(八八·五六二) 第四十七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四(八八·五七一) 第四十八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五(八八·五八四) 第四十九卷 名文光教志十八之一(八八·五八七) 第五十卷 名文光教志十八之二(八八·五九八) 第五十一卷 歷代會要志十九之一(八八·六一〇) 第五十二卷 歷代會要志十九之二(八八·六二〇) 第五十三卷 歷代會要志十九之三(八八·六二五) 第五十四卷 歷代會要志十九之四(八八·六四二)

○佛祖歷代通載 三十六卷 元念常集

卷第一(八八·六五八) 卷第二(八八·六六九) 卷第三(八八·六八一) 卷第四

八八·六五五

(八八·六九四) 卷第五(八八·七〇八) 卷第六(八八·七二四) 卷第七(八八·
七四二) 卷第八(八八·七五七) 卷第九(八八·七七六) 卷第十(八八·七九四)

琳法師別傳序

隴西處士李懷琳撰

詳夫太極元氣之初三光尙匿木皇水帝之後八卦爰興是知仁義漸開假龍圖而起字道德云廢因鳥迹以成書所以左史記言夏商僨於誥誓石史記事唐虞流於典謨暨乃史遷綴史記之文班固嗣班彪之作英雄高士者舊逸人傳記之興其來尙矣況乎法雲佛日無去無來妙有真空離生離滅雖復至理凝湛而事迹應權所以誕相西陲周王矚五光之彩流兆東夏漢帝夢丈六之容於是慷慨摩騰應群機而入洛昂揚僧會體大道以遊吳代有其人英雄間發爰有襄陽釋法琳者紹述四依應生五濁總八藏於襟腑包九流於胷臆維絕紐之將馳纂龍樹之前繼正頌綱之已系嗣馬鳴之餘烈至若直言不諱等折檻於朱雲有犯無隱邁牽衣於王象觸龍鱗而不移其志諒疾風之勁草焉冒嚴刑而不改其節寔季葉之忠臣也然其文言博雅秦懸一字無以方事理弘敷劍掛千金未足比嗟乎儒釋君子鮮味斯道信哉曲高和寡幾將湮滅者歟爰有弘福寺琮上人者稟氣星辰體道乘羊之歲資瀛海岳育德撫象之年志等澄蘭誓擢邪而納慮器均安遠弘正教以爲心至若持線金章貫花玉牒妙窮宗致曲盡幽微然而聽覽之餘遊情子史綜括黃老包吞儒墨每以琳公雅作分散者多詢諸耆舊勒成卷軸分爲上中下目之爲別傳理致周備捃摭無遺刪補有則抑亦僧中之良史也然而記詞記事班馬擬以多慙直筆直言陳范方之有愧始驗琳公之草創唯著美於一時上人之潤色乃規模於萬葉弟子狄道李懷琳與琮上人志叶金蘭義符膠漆雖緇素有隔而曉昧頗同爰因頂謁遇觀寶聚輒中狂簡爲之序引云爾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上

京弘福寺沙門彥琮撰

法師諱法琳俗姓陳氏穎川郡人仲弓之後也遠祖隨宦寓襄陽幼齒抽簪情敦博物遂乃金陵楚郢負袞問津孔肆筵橫經訪道於是該九部洞百家究金言殫玉牒每而歎曰爲大丈夫不能立正擢邪綱維至理豈直遠慚龍樹

抑亦遙媿馬鳴。未若隱遯巖阿，栖心丘壑。遂以隋開皇十四年夏五月，隱於青溪山鬼谷洞焉。閱覽玄儒，寸陰無弃。迺構巖廬，則蔽虧於日月；空飛戶，則吐納於風雲。因撰青溪山記，可八千餘言。理趣鏗鏘，文詞婉麗，見傳于代。故闕錄焉。然法師韜德潛形，訥言敏行，誓維頽紐，觀化上京。是歲仁壽元年春三月也。於是背楚塞，涉秦川，步三陽，遊八水。每以李門仙術，濩落虛陳；服皂披尋，何能究委。因以義寧初歲，假衣黃巾，冀罄宗源。從其居館，然法師素閑莊老，談吐清奇，而道士等競契金蘭。慕申膠漆，故使三清秘典，洞鑒玄津。九府幽微，窮諸要道。遂得葛妄張虛之旨，韜韞襟懷。李氏奉釋之謨，記諸心目。武德年首，還莅釋宗，備踐法筵。周遊講肆，意以神州帝壞，易可箴規。因住濟法道場，栖心定慧。後四年秋九月，有前道士太史令傅奔先，是黃巾黨其所習。遂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大畧云：釋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我家國昭泰，李孔之教行焉。高祖納奔獻書，乃下詔問諸沙門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華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內？損益二宜，請動妙釋，而法師伏懺既久，思聘長衢。幸承斯詔，問遂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像，非十翼所證。但以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墮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出大聖爲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刹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天竺貴族捨梵華而入道。是以悉達太子去奄龍之衣，就福田之服，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案佛本行經，剃髮出家品偈云：

假使恩愛久共處

時至命盡當別離

見此無常須臾間

是故我今求解脫

於是慕其德者，斷惡以立身，欽其風者，潔己而修善。故毀形以成真志，故捨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爲損。然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伏惟陛下至德含弘，仁心翰育，爰復降情正法，留意高祖，未遣頒行奕。乃公然宣布遐邇，秃丁之浦，閻里盛傳。胡鬼之謠，昌言酒席，致使明明佛日，翳以虧光。濟濟法流，壅

之無潤于時達鑒君子揮翰者彌多契理名僧動毫者非一總持道場釋普應者戒行精苦博物不群屬弃狂言因製破邪論二卷又前扶溝令李師政者歸心佛理篤意立宗義忿在懷又撰內德正邪二論莫不僉疏佛教委指業緣競引梵言曲垂邪正而法師咸詢作者備覽諸文情用不安謂衆人曰經教弃之所廢豈得引廢證成雖欲破邪歸正未遣邪原今案孔老二教師敬佛文就彼宗承斥其虛謬衆人皆以爲然法師因著破邪論一卷可八千餘言理會宮商文諧鍾律傳之耳目故此闕書但法師筆削清奇冠乎群品遂使朝賢貴士咸誦在心遁世名儒家藏一本實可謂詞峯峻峙理海宏深爲廣海之舟航作大夜之燈炬法師以論軸初製道俗無聞若不廣露其情何以革茲聲俗因以五年春正月啟上儲后云繩尋三元五運之肇天皇人帝之興龜圖鳥筭之文金版丹符之典六衡九光之度百家萬卷之書莫不遵人倫信義之風述飭華周孔之教統其要也未達生死之源詳其理也不出有無之域豈若五分法身三明種智湛然常樂何變何遷邈矣眞如非生非滅而能道資萬有慈被百靈啓解脫彼岸之津開究竟無爲之府拔群生於苦海之外救諸子於火宅之中但以化隔慈河千有餘載敎流漢十六百許年龕塔相望神人接踵所以道安登秦帝之輦僧會上吳主之車高座法師能敷八正浮圖和上巧說五乘化洽九州福霑三世其爲利物此之謂歟有隋撫運戎馬生郊灾起四兇毒流百姓慧燈旣隱法雨將收賴我大唐上應軋心下協黎願補天以麗三象紐地以安五嶽生民蒙再造之恩釋門荷中興之賜方欲六茲五帝四彼三皇返淳朴之風行無爲之化竊見傅奕所上誹毀之事在司旣未施行奕乃公然遠近流布人間酒席競爲戲談有累清風寔穢華俗長物邪見損國福田理不可也伏惟殿下往藉三歸久資十善赴蒼生之望應大寶之期道叶隆平德光副后發荐雷之響則蟄戶俱開啓明離之暉則幽衢並鏡赫矣美矣難得名矣固以漢光重世周卜永年復能降意福門迴情勝境津梁在念墻塹爲心伏願折邪見幢燃正法炬像化攸寄深幸茲乎不任憤懣惄惄焉之志謹上破邪論一卷塵蹻威嚴伏增悚息又文帝龍潛之日復上啓云琳聞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者竊見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慘毒四海沸騰波振塵飛丘焚原燎五馬絕浮江之路七童有平壘之歌烽燧時警羽檄競馳關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運盡數窮轉輸寃繁頭會箕斂積屍如莽流血爲川人不聊生物亦勞止於是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

懸萬國因其無主豈徒法輪絕響正教陵夷聖上興弔俗之心順昊天之命爰舉義旗平定區宇當時道俗蒙賴華戎胥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上和邦國下叙人倫功蓋補天神侔立極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而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霑芥葦施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痒序之風遠紹羲軒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竊見傳奔所上之事披覽未遍五內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真猶不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干天聽但奔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惡然其文言淺陋事理不詳辱先王之典謨傷人倫之風範何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奔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窮其始末乃罔冒闕庭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奔此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直是譏弄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握圖受籙赴万國之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兇靜難之功固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是出家之人莫不咸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酬報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令傳奔陳此惡言撻踊痛心投骸無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奔輕辱聖人言辭切害深恐邪見之輩因此行非無識之徒漸生異見又案春秋云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如日即佛生時之瑞應也然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連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靈瑞非一具如漢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道生之輩圖澄羅什之流並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遍於九州僧尼淹於三輔並由時君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寔荷人王之力也然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酬昊天不報況佛是衆生出世慈父又爲凡聖良醫欲抑而挫之罪而辱之理不可也仰尋如來智出有無豈三皇能測功苞造化非二儀可方故列子曰昔吳大宰嚭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智勇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時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嚭大駁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孔子動容而對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皇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僥以此挾量推佛爲大

聖也

案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弃一人所能謗讟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三皇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以爲前鑿良可悲矣當今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軾閩封慕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案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之內逆亂相尋爾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等預居堯世日用莫知在外見博奕所上之事恐藩國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傳奕出言不遙聞者悉驚有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冒以啓聞伏惟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爲樂邁彼東平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或序六條德旣褰帷仁兼翼網開康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脩竹之園醞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賦窮體物信可譽形朝野美冠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闕如方圓寡用念傳奕下愚之甚實媿凡僧禿丁之誚惡罵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盧赫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如奕之狂悖者也不任斷骨痛心之志譁錄傳奕所上之事輒述鄙辭忤答如左塵蹟威嚴伏增殞絕謹啟武德六年五月二日濟法寺沙門琳等啓上時皇儲等因奏法師之論高祖異焉故傳氏所陳因而致寢釋門再敞寔賴我皇起予者商法師有之矣但傳氏所獻狂簡恩媚闕庭既而不懷陰施密譖構扇黃領穿鑿異端遂使鼠璞混質於周邦雞鳳濫形於楚國玉石相亂朱紫難分屢譖釋宗達于高祖帝乃從其所議不任自明後以武德九年春三月詔問皇儲曰朕惟佛教之興其來自昔但僧尼入道本斷俗緣調課不輸丁役俱免理應盡形寺觀履德居真沒命釋門清身養素比年沙門乃多有愆過違犯條章干煩正術未能益國利化翻乃左道是修佛戒雖有嚴科違者都無懼犯以此詳之似非誠諦今欲散除形像廢毀僧尼輒爾爲之恐駭凡聽佇子明言可乎不可皇儲對曰臣聞三乘啟轍諸子免火宅之災八正開元群生悟無爲之果是故慈雲降潤不別艾蘭慧日流輝寧分岸谷且以立教垂範盡妙窮微至理深難情量叵測雖有周孔儒術莊老玄風將欲方茲迦非倫媿其有世代賢士今古明君咸共遵崇無乖敬仰當今時屬僥訛人多狡猾出家者未能盡善入法者無廢嬌姪亦有規免賦租虛稱學道偷安朝夕假号桑門自有威儀具足志

等明珠戒行不虧心同潔玉今欲並令還俗無別賢愚將恐火縱岷山玉石同燼霜飛柰苑蘭艾俱摧指事爲言恐傷
皇化今責如來降罰以息奸非但佛性慈悲法門平等無彼無此無我無人絕愛忘憎情同巨海厭之者不生惱想患
之者不發恚心以此而詳昭然可驗且商均生於舜舍丹朱長自堯宮二子雖復非人猶不虧兩君之聖今忽因愚僧
之過欲毀尊像之形進退商量理爲未可高祖又問諸群臣曰傅奕每言於朕云佛教無用朕欲從其所議卿等如何
時左僕射魏國公裴寂進諫於高祖曰臣聞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宵戚等飲酒而適桓公謂鮑叔曰爲寡人等祝之
鮑叔奉酒而祝之曰願我君無忘出於萬願管仲無忘縛於魯願宵戚無忘飯於牛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
夫皆無忘夫子之言則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舊也陛下昔創義師志憑三寶云安九五誓啟玄門今陛下六
合歸仁富有四海欲納奔之狂簡而毀廢佛僧此卽虧陛下之往信彰陛下之今過黎元失望理不可也高祖納皇儲
等諫因降勅曰寺留三所京置千僧餘並給賜王公僧等放還柔梓嚴勅旣下皂白難分不敢忤意而止焉夏五月六
日高祖脫屣方機文帝攝政時大赦天下還返神居佛日再揚斯爲盛矣又因前傳弃密扇黃巾乃有道士李仲卿劉
進喜等咸陳管見並作庸文遂著十異九迷及顯正等論貶量佛聖昏冒生靈語越與謨動違經史法師觀其所述傷
而懲之鬱撰論文目爲辯正詳乎法師用奇博物匪日而成時以文籍缺然因循累稔右僕射蔡國公杜如晦者岐嶷
天挺器宇宏深與法師志篤江湖倅相欽味法師仗借墳素致書於杜公曰法琳草衣野客本食山人九類曲誠誠同
腐芥不被知於當世分緘口以終身旣德愧內充譽慙外滿非唯孤負慧遠實亦帶累道安是以畢志青溪歸心紫蓋
徒吟九歎撫躬吊影命也如何加以病在膏肓風纏腠裏累年將息未覺有瘳至於照雪聚螢筋力已謝九流七畧難
甚緣山万卷百家杳猶行海前因博子聊貢斐然仍以未竭邪源今者重修辯正頗爲經書罕備史籍靡充雖罄短懷
因知克就仰惟僕射公運籌策之才居阿衡之任知人之鑒遠邁山濤接士之心還方趙武風姿爽朗識度含弘旣握
靈龜之珠爰佩荆山之玉所以彌諾庶績榮理文昌德鏡招紳譽形朝野加以門稱筆海世号祠宗不忘宿昔之懷曲

賜憂憐之訪寒灰更煖朽木翻榮昔王粲閱書取資於蔡氏相如達賦必賴於楊雄意者但是諸子雜書及晉宋已來內外文籍與釋典有相關涉處悉願披覽謹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輕贊所請悚息何言然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寧無前以傳子詔言略呈小論既蒙上達復荷褒揚戢在中心但知慙德昔三都賦未值張華無人見賞今破邪論不逢君子誰肯爲珍比者海內諸州四方道俗流通抄寫讚詠成章迴邪見之心發愚人之善者豈非明公之力也必能利物薄有冥功仰用莊嚴並將迴向耳杜公時答法師書曰猥辱芳符曲垂提拂嘉言忽降銘戴增深仰惟法師命世挺生神襟俊逸器局宏亮識度清邁架澄什以照前邁安遠而光後晒談灰於漢日凌辯鼎於秦年旣其內贍五乘解寫八藏亦乃外該百氏識洞九流加以學盡莊微詞殫李奧體二葛之訛簡究三張之詭文慕集許之穎陽踵黃綺之商洛隱紫臺而偃仰遁青溪以詠歌蕭散有慧遠之風放曠參道融之迹旣而情維絕紐志緝頽綱乃返步山門來儀上國矚傳奔之狂簡已製破邪遇劉李之訛言將修辯正經云護法菩薩正應如是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但弟子承乏忝官實慚籌策濫蒙抽擢深媿阿衡書云筆海詞宗頓成虛闇耳況弟子家非汲郡詎有竹簡之書室異魯邦理無蝌蚪之字人殊兩戴世別二冠五體閼然四部多闕法師旣建覺德之志嗣提婆之蹤弟子亦敢獻涓塵以碑嵩嶧謹當詢諸碩德追訪鴻儒博採所須廣尋其要亦望親承几案而奉徵猷閱盛德之逆華聽長者之餘論但弟子王事靡暇遣此代懷休沐之日即當馳謁時法師所闕杜公給而足焉法師据道尋儒卒乎先志論成八軸十有二篇流詠九州傳之三輔可謂文彪理炳叶律諧鍾郁可觀洋洋盈耳諒使大羅玉帝悚悟金闕之中九府仙君震歎四天之上改群邪之異轍革衆迷之惑心況乎左道黃巾能無傾覆者哉東宮學士陳子良者言爲世表學冠儒林矚此論文因爲訓誥叙之云爾蓋聞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鉤深繁象或探贊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彌綸天地苞括鬼神道無洽於大千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玄跡泯眞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心非色爲色無心即心故能心斯心矣非色爲色故能色斯色矣騰蛇於是併空形名所以俱寂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乃西伯拘羑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法師俗姓陳氏漢太丘長仲弓之後也遠祖隨宦遊播遷江左近因流寓又處荊州隋世入關

從師請業可謂玉移荆岫皎潔之光彌彰桂徒幽林芬芳之風更遠法師應真人之祥稟黃裳之吉內該三藏外綜九流既善緣情尤工體物篇章婉麗理致道華郁郁間縕錦之文飄飄聳凌雲之氣班賈金玉未可同年藩陸江湖寧堪方駕至如莊生墨生之學黃子老子之書三清三洞之文九府九仙之錄登真隱訣之祕靈寶度命之儀吞若曾襟說猶指掌加以舊習中觀少蘊法華既有聞持比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疲辯中觀則龍樹可期談自然則老莊非遠於是四方雜沓如歸長者之園七貴紛綸若赴華陰之市固以學侔安遠才邁肇生實開士之棟梁法門之牆塗也乃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咸陳管見並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上或生邪信法師愍其盲瞽恐入泥犁爰發大悲遂製斯論可謂鼓茲法海根彼詞峯碧雞之銳競馳黃馬之駿爭鷺莫不葉墜柯摧雲銷霧卷狀鴻爐之焚纖羽猶炎景之鑠輕冰負勝之儔於斯可見翫歸慈定已破魔軍聊奮慧刀卽降愚賊佛日於是重暉法雲由斯廣被但法師所作詩賦啓頌碑誌章表大乘教法及破邪論等三十餘卷在世久傳然此論文凡八卷十二篇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教源極品漢之名理修述多年仍未流布昔秦孝公聽說帝而寐聞談霸而興陽春和寡深可悲歎但法師所述內外並該恐好事後生致有未喻弟子穎川陳子良者近中頂禮從而問津爛然溢目若明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譬寶珠之燭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於是啓所未聞聊爲註解庶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貞觀元年文帝捨大和宮奉爲高祖置龍田寺旣而山泉勝美栖心是寄而法師雅好美之乃徙居焉七年春二月有太子中舍人辛諧設難二條以問紀國寺僧釋慧淨淨時因著折疑論以答辛諧論在續高僧傳淨時以所著論呈法師法師答淨書曰近覽所報辛中舍人折疑論詞義包舉比喻超絕璀璨眩離朱目鏗鏘駭師曠之耳固以妙盡環中詞殫辯囿譬玉衡之齊七政猶溟海之統百川煥煥乎魏魏乎言過視聽之外理出思議之表足可以杜諸見之門開得意之路者也至如住無所住兼修之義在焉爲無所爲濟應之功弘矣將令守雌顏厚獨善覩容乃理異之顯哉豈玄同之可得夫立象以表意得意則象忘若忘其所忘則彼此之情斯泯非忘其所忘則小大之殊有異是知日月旣出無用爝火之光時雨旣降何煩浸灌之澤故云彼此可忘非無彼此也故吾去也因故去而辯無常新吾來也藉新來以談緣起非新非故熏修之義莫成無繕無刻美惡之功孰着蓋藉以生滅破彼斷常之迷寄以因果示其中觀之路斷常見息則弱喪同歸中觀

理融則真如自顯或談業理以明熏習乍開報分以釋自然意出言端旨超文外報分有在堯鶴不亡其短長業理相因蟬蜂各任其飛化可謂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體真會俗豈不然歟詳中舍人天挺之才未若上人盡理之說子期可憇於喪偶顏生有媿其坐可以息去取之兩端泯頗沛之一致楚既得之齊亦未爲失也法師博物不群智慧無限當今獨步即日棟梁既爲衆所知識實亦名稱普聞加以累謁金門頻登上席扇玄風於鸕鑰振法鼓於龍樓七寶挹其波瀾五師推其神俊旣聳垂天之翼又縱橫海之鱗支遜之匹王何寧堪並駕帛祖之方簪阮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君有之矣琳謝病南山棲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慮於風雲無見無聞寄情於泉石遇觀名作實遣煩憂乍覽瓊章用祛痼疾徘徊吟諷循環卷舒奉蘊懷袖之中不覺紙勞字故畧申片意謹此白書遲後生更開未喻琳不量愚管輕述鄙懷敢欲有訛以麻續線因著齊物論焉其詞曰蒙示辛中舍人二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旣開義府特耀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引群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歸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環中孰能爲茲高論美則美矣疑且疑焉何者尋上皇垂範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陀之号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旣於外有數無知亦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忘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岳踰尺鵠之比大鵬此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忘其是非非忘彼此庸詎然乎所謂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唯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達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益從微至著憑繕刻而方妍乘因趣果賴熏修而始見彼旣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畧答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也自顯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其飛化不在待與不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闢澤有言曰孔老法天不敢違天諸天法佛不敢違佛至如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跋鼈凌於駿驥欲觀渤海返觀涓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而求前路非所應也且王道周顓堯輔之冠蓋王蒙謝尙人倫之羽儀次則鄒超王謐劉璆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乎釋氏之教也至如宋文帝與何尚之等亦有此談如其宇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

又云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省其實濟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舍人學富才高文華理峻奏懸一字獨掛千金法琳徒礪鉛刀何敢當奇麗也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上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中

京弘福道場釋彥琮撰

貞觀十一年春正月帝欲宣暢祖風遵嵩本系爰發明詔頒告黎元云老君垂範義在於清虛釋迦貽訓理存於因果論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則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表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亨育故能經邦致治返朴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爰自東漢方被中華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暨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庭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遯忘返于茲累代朕夙夜貪畏緬惟至道思革前弊納諸軌物況朕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講論道士女官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系之化暢於九有尊祖宗之風貽諸萬葉時京邑僧衆咸詣闕庭上表乃推法師爲表曰琳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侵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子見一善必獻其父臣見一善必獻其主臣子於君父敢不盡心者焉何者父有諍子身不陷於不義士有諍友身不離於令名琳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列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乎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處僧尼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易清虛卓志與世不群不立觀宇不領門徒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弃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誠恐溼渭同流有損國化若不陳奏何以

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左伏願天慈曲垂聽覽其時表奏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宣曰勅云語諸僧等明詔既下如也不伏國有嚴科法師飲氣吞聲顧謂諸僧曰帝在九重聖顏難覩縱欲奉衣折檻亦乃無由未若踵武屈原栖遑草野結蘭爲珮清白自居焉後十三年秋九月有黃巾秦丹英者薄闊醜禁粗解醫方挾伎術以佞時因得志於儲后陰陳法師之論言訕謗皇宗毀讟先人罪當誅上帝乃赫然斯怒沙汰僧尼勅遣繩徒並依遣教其法琳既訕謗朕之宗系宜卽推繩必也無辭國有刑憲而法師鼓膽毛羽思奮雲霄不待追徵自之衛府群寮承主上之意勸勑刻法師囚禁州庭繫之縲紲司空毛明素停聆法師清閑每常想見其人旣屬幽居致詩於法師曰治長倦縲紲韓安歎死灰始驗山中木方知貴不材法師辱素詩而謝曰貧道識性擣味輒不生涯狂簡斐然上忤天聽未能自殞苟存餘息而公賜垂清飄琳寧緘默者哉力拙課虛訕之云爾叔夜嗟幽憤陳思苦責躬在余今失候枉與古人同草深難見日松迥易來風因言得意者誰復免窮通毛明素囁法師詩而驚異焉請結三益篤意二難素曰嗟乎相知之晚也冬十月癸亥因興善寺大乘饋珍饌於法師法師致書謝曰辱賚朝飧虔誠跪受非直光鮮玉液仰亦香奪蘭芬戢荷仰仁恕之流滋味駿虛羸之弊幸甚幸甚伏惟大衆動止與時休泰也琳實不才叨鑾縲侶方圓倚伏無所自容不能拔萃出群卒致危身之敗不能和光同滓終罹無狀之辜徒復擁膝長吟慙魂吊影耳是知哺糟歠醨者則松柏之操彌貞淪泥揚波者則蓮桂之芳逾潔至於琳也復何人哉素乏逢迎未闇造譎旣延中士之謗遂蹈下愚之迹與夫衛足曳尾何期爽歟且達人無健羨之名大道拘守雌之節泉清井淺能不惻然方將晦影窮巖銷聲幽谷散誕白雲之際優遊青松之下朝窺慧苑暮宿禪林送此殘年放情物外茲願未允耿介如何但繩人思撓辭殫理寡粗因翰墨申述鄙懷而尺素易煩寸心難盡也冬十月丙申勅遣刑部尚書劉德威禮部侍郎令狐德芬侍御史韋悰司空毛明素等在州勘當因問法師曰落髮灰心事宜恬靜出家捨俗須契無爲理應屏跡四禪栖神六度惣儒墨之糟粕遵半滿之蕪花何乃放志九流娶心五典廣引三教敘治道之昇沈備舉十王標崇敬之優劣或述佛道先後時談釋李師資廣顯十喻九箴盛辯氣爲道本語信毀則噭然交報論品藻則歷爾衆書道家之謬僧何以知奉佛歸心全擬自取仰具顯作論根起習外逗遛儻也無辭則罪人斯得法師對曰琳聞一切種智号悉達多歷塵劫而應生

觀衆賢而遍學或復示居外道或復現作儒林應同類而誘凡隨異形而化物然後稱無上士号天中天俯跡娑婆教流沙界或假安禪悟道慧解開襟致有說法度人神通化物但以衆生緣悟種種不同所以半教滿教敷心一乘三乘闡道隨宜各解意在茲乎故佛令十二時中一時學外欲使摧伏異黨接引俗流緣淺暨深愛語同事故內典通學論云夫在天成象爲日月而精異剛柔在地成形作山川而氣殊動靜物既如此人亦如斯所以首足之儀方履圓戴性情之用陰慘陽舒貴我有知在靈爲長心行匪一嗜欲不同故以稟薄稟厚愚賢自隔罔念克念狂聖是分歧路交遷泣拔毛之未肯絲色代變悲摩頂之不愴信乃利物多途潤身異術九流既派百家競起儒道禮樂以九仙爲亂神道事沖玄以六經爲失德刑名貴酷縱橫尙辯孔辭軍旅劉溺儒冠專門則鈍由章句綴文則過在輕薄俗以內典類之虛無僧以外書譬之糠粃存小節則弃方廣習大道則捨毗尼慧士傲爲導福之尊禪人許爲守智之藏紛然異學難可勝言各適所宜寧容不習好同惡異守迷莫返其爲太息良在於茲罕語通方一何寡識豈若半文半質兼俗兼真歷覽群書牢籠衆藝唯有能仁種智冠絕古今遂有王舍野人試以牧牛之祕祇園梵志驗以數葉之奇盛披貝多因難詳也所以童子善財求知識而匪懈長者耆域志好學而斯通諒亦無棄一塵爲積德山之廣不遺片水聚成智海之大迺有龍樹偉器馬鳴碩德弘道一時傳芳千祀若夫道安識藍田之鼎法蘭辯昆明之灰僧會辭氣清高惠遠神彩灑落斯並先風之領袖後進之景行者也豈唯方朔以多能擅響張華以博物著名而已哉蓋聞赤鹽招不識之譏白鵠起不知之誚至有通人遍學庶無斯耻竊以德該內外群邪憚風而偃蹤解窮大小殊機承景而傾向必若小教未通則慧品不足外學有闕則戒篇猶犯是以巧餽文辭本成四辯之德妙閑聲韻寔預五明之方然則花嚴責於多聞法花誠於親近自省無執頗異彼乎不以媒衒爭名矜伐當世欲爲真道之助正覺之資耳至如田君下坐之伎尙可濟時齊人小算之術猶堪自致而況琢磨文彩祖述道德者也旣等金石絲竹俱爲悅耳之音橘柚樟梨皆是適口之味高山之喻初地難勝之順世間固亦風流不墜文在茲乎庶令僧兼俗典無頓廢於丘墳儒知佛宗不慢輕於戒定故曰大士遍學通人博聞豈同孤陋之徒守局促之懷者也但琳所著辯正根起有由往以武德四年仲冬之月得清虛觀道士李仲卿所製十異九迷及劉進喜顯正等論輕侮大聖昏冒生靈妄引典謨飾非爲是琳旣慨其無識念